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

雍正五年八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一日刑部等衙門奏李茂卿打死胡君彩擬絞監候奏

上諭李茂卿打死胡君彩之案若非爾部駁令覆審竟照巡撫等原審結案則兇犯李茂卿竟脫然無罪而屍親

胡君星反坐以誣告擬流不惟是非失實亦且寃抑莫
伸矣今經駁回覆審該撫將一切實情俱已審出按律
定擬方成信案似此定稿司官若不量加獎勵則將來
實心辦事之員何由鼓舞嗣後如遇此等事件爾部司
官苟能細心究核駁令覆審果有實情另行改正妥協
者應將定稿司官量加議敘以示獎勸若有將應照覆
完結之案妄行苛駁徒滋弊端者其定稿司官亦當加
以懲戒爾部統於年底彙奏如此則實心辦事之人知

所鼓舞而挾私多事之輩亦知所儆惕矣其作何定例之處爾等公同定議具奏

初二日工部奏都統盧詢等監修

昭西陵工程辦理不慎分別處分奉

上諭據盧詢奏稱修工時值雨水連綿磚塊被濕以致入冬冰凍將磚塊擠出週圍裂壘石角磕損等語

陵工關係重大自應敬謹修理今盧詢等以冬寒冰凍為詞當時未凍之先何不速行完工及至冰凍之時又何不

據實奏聞請旨明係草率怠忽甚屬可惡著將盧詢鈕倫革職令來保動支正項錢糧交與盧詢等速行修理仍著來保監督如果工程堅固完好屆期三年該部奏聞將盧詢鈕倫免其治罪若三年之内有些微損裂之處尚須修補者即將盧詢鈕倫正法

又護理陝西巡撫張廷棟題參鎮安縣知縣武維緒故縱要犯奉

上諭據張廷棟奏稱武維緒供稱葉王文由西安至陝州

上京等語比時武維緒供出之時若張廷棟即著妥貼人役跟尋蹤跡追捕查拏何難即時擒獲乃張廷棟但將屬員題參以卸已責而不問犯人之必獲與否凡屬實心任事者斷不如是武維緒著照張廷棟所請革職武維緒有無知情故縱情由著該督嚴審具奏張廷棟既將緝捕之責推於屬員朕即以緝捕之責委之張廷棟若張廷棟不能將葉王文拏獲定嚴加議處以為人臣不實心任事者戒

初四日兵部議准寧古塔將軍庫貯賣穀銀兩酌量

賞給拏獲逃犯之人奏

上諭此奏甚屬錯悞庫貯銀兩係正項錢糧何得濫行動

用即動用賞給拏獲逃犯之人其浮冒濫賞等弊亦當

定其處分之例不然則地方官不留心稽查是否正犯

拏獲即便賞賜必致糜費錢糧且恐不肖之徒串謀作

奸假逃假捕希邀賞賜亦未可定况該將軍等現有養

廉銀兩該地方遇有此等効力之人即以此項銀兩賞

給其於情理亦屬允協著另行確議具奏

初六日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奏原任將軍祁

立德在軍前婪贓不法巴達色認伊為父祈立德題

補筆帖式並代伊捐陞主事祁立德巴達色分別治

罪不准援赦奉

上諭此本內將巴達色等議以不得援赦寬免者原以兵

餉事務關係重大之故但本內並未聲明嗣後凡有軍

機兵餉之事俱不應援赦寬免著永為定例

又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叅大城縣知縣李先枚私派累民奉

上諭李紱任直隸總督時將李先枚題陞天津州知州朕調來引見看其人甚屬庸常故令仍回知縣原任以私派被叅劣欵現有明據常見科甲出身人員多有黨緣黨庇之惡習而貪贜枉法者尚不多見今李先枚目無國法公然私派科歛若累小民實科目中極不堪之匪類而李紱乃敢在朕前特薦題補天津要缺是李紱

不但袒護科甲且必有暗受李先枝請託之處著將李
先枝革職拏問其私派情由及本内有名人犯該督等
一併嚴審定擬再將如何請托李紱之處務須究出具
奏李紱受朕深恩不思報効敢於營私欺罔甚屬可惡
著將李紱革職其工部侍郎員缺著申大成補授仍兼
管順天府府尹事前因廣西貴州查勘疆界及擒拏羅
文剛二案將李紱發往廣西比時降旨若不能拏獲羅
文剛即將李紱在廣西正法今羅文剛已經緝獲是李

綖已無可辦理之事著行文令伊來京現在應行質問之案件甚多且李綖曾在朕前奏稱蔡珽為人粗疎鹵莽則有之若貪婪不法之事臣可以保其必無今蔡珽諸事敗露在四川任内受賄貪贓劣蹟昭著李綖敢於庇護私黨在朕前妄奏此處亦應審問

初七日奉

上諭太常寺奏請修理

壇廟摺内於

祈穀壇下接寫蜈蚣夾牆字樣
朝日壇下接寫捌字墻字樣草率已極太常寺漢堂官只
有吳隆元一人伊於
壇廟典禮奏章並不細心檢點任意草率甚屬可惡著將吳
隆元交部嚴察議奏
十一日戶部議准山東巡撫塞楞額奏請將存價未
買倉穀之各州縣查明題參奉
上諭山東捐監之穀每石折銀三錢存貯地方乃係當時

經手官員之弊及接任官員因價少難於購買展轉遲延以致穀石久虛未經買補今若責令現任官添銀購買是當日經手之員獲利於前而接任之員代賠於後殊非公平之道當日經手之員多收銀兩現在查明著追令買補倉穀若三錢之數不敷應於此項著追銀兩內准其酌撥添補即行購買以實倉儲其價值數目令該撫照實在時價酌定報部察核其如何辦理方為妥協之處户部再行詳議具奏

十二日護理山西巡撫高成齡奏叅革糧驛道嚴昉虧空銀兩應令原任巡撫德音等分賠奉

上諭此本内議稱嚴昉虧空銀兩應令德音蘇瞻金秉掄三人分賠德音蘇瞻現在京師並未與嚴昉對質難聽一面之詞遂定分賠之數高成齡所議甚屬糊塗著該部將德音蘇瞻確加詢問定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各省副將叅將著該省之督撫提鎮會同分别列為

一等二等三等出具考語密咨兵部添寫履歷年齒鄉
貫繕摺進呈其副將叅將中有曾經特用及該上司題
陞者亦仍分别等次出具考語一體咨部務期秉公據
實毋得瞻徇情面
又三法司奏原任山西巡撫蘇克濟奇貪極劣應斬
立决奉
上諭蘇克濟在山西巡撫任内虧空侵蝕銀兩至於四百
萬兩之多而其詐騙富戶題官受賄及一切婪贓之事

尚不在此數之內此衆所共知者及至贓私敗露本應將伊即行正法乃朕格外寛恩暫免其死容其賠補彼時伊父子認完銀一百萬兩此不過四分之一乃伊居住山西數載展轉遲延不行完補竟置國帑於度外伊子達爾布係問擬死罪之人朕念其人尚可用暫寛其罪將伊釋放來京俾得設法料理意欲俟其賠完國帑之後朕尚有施恩之處乃伊但顧私財而不知有國帑且並不顧伊父之性命似此不忠不孝之人尚得謂之

人類乎蘇克濟名下虧欠銀兩四分中只令賠補一分伊又無别項費用之處而藏匿貲財不肯完公是誠何心如李樹德名下虧欠銀兩伊在任時幫助親戚之處甚多今當追補還項之際伊上緊完納漸次清結情有可原若蘇克濟父子則巧詐百出即如餽送隆科多銀兩初訊問時並不實供二次始行舉出是又何心且其所供餽送諸人銀兩又復以少為多甚屬狡獪且伊向稱蘇瞻為山西之好官昨蘇瞻藏匿貲財十四萬兩被

伊家人首出蘇贍既是好官尚有銀十四萬兩則蘇克濟歷年貪婪之物藏於何處似此奸惡之徒悖負深恩藐視國法三法司擬以立斬洵為不枉令暫緩正法著大學士富寧安左都御史查郎阿會同該旗滿洲都統副都統等將蘇克濟父子藏匿寄放貲財之處一一嚴審務將實情究出具奏並將朕此旨曉諭蘇克濟達爾布知之其家產著照議抄没入官變價其子孫入辛者庫當差

十六日奉

上諭今年六月內護理甘肅廵撫印務鍾保奏稱固原州於五月二十四日遭遇冰雹暴雨山水驟聚衝倒東南角城墻坍塌兵民房屋被傷田禾現在履畝踏勘等語朕聞之深為軫念即降旨勅部速議賑恤昨提督路振揚奏稱固原於五月二十四日大雨帶有冰雹州城東南地勢低下臨河不遠河水泛漲將城根砌石浸鬆以致上截包磚剝落數丈而裏面土城並未損傷內城地

高北關地里城中雨水流聚北關最低之處約有二三尺浸塌兵民房屋二百餘間夏秋田禾雖畧被氷雹亦不成災糧價亦未增長現今夏田收穫小麥每一斗時值銀七分八九釐固原斗大以京斗計算是二斗二升有零糧價較前更賤秋禾發生茂盛其兵丁修理房屋已動用營中公項每兵借給銀三四兩並估計城工費用所需不過二三百金今工程將竣地方兵民並無被水不安之處臣不知鍾保如何陳奏致煩聖心有勅部

速議之旨謹將地方情形據實奏聞等語凡地方官員將旱澇之事隱匿不以上聞乃朕所深惡是以屢年以來時加申飭欲其將旱澇之處奏報俾朕得知本地實在情形耳豈有任意增添幸災樂禍之理覽路振揚奏摺知固原偶遇驟雨城墻舊磚剝落數丈土城並未損傷而北關卑下之地水浸房屋致有坍塌亦夏令雨水之時所常有者況城垣廬舍修理甚易所費不過三百金今俱已完工田禾並未損傷米麥價值較前更賤秋

禾甚為茂盛路振揚身在地方目覩情形據實陳奏如此乃鍾保於地方事情漫不經心並不查勘確實草率孟浪具題張大其事駭人聽聞是何意見著鍾保明白回奏交部嚴行察議

又廣東總督孔毓珣奏報江南宿州靈壁縣地方溝洫不通雨水停積奉

上諭凡為大臣者皆當視國事如家事即非已身管轄之地有所見聞亦當據實陳奏方為公忠之道孔毓珣經

過宿州靈壁地方見溝洫不通以致雨水停積即行奏
聞甚屬可嘉孔毓珣著交部議叙魏廷珍身為巡撫於
本省事務漫不關心況陳時夏奏請蘇松興修水利而
下江地方即無積水為患之事其明驗如此魏廷珍同
在江南雖自知無能亦當仿傚辦理今乃視為膜外以
致低窪之處被水停注甚屬疎忽怠玩魏廷珍著交部
嚴察議奏孔毓珣所奏著交與總督范時繹轉交署布
政使噶爾泰確查被水之民加恩賑恤並將應行疏濬

之水道相度修治使積水暢流不為民害著噶爾泰先將正項錢糧動用辦理皆於魏廷珍名下追補還項以為封疆大臣忽視地方利弊者之戒

十七日

諭大學士九卿天下庶務殷繁斷非一人所能辦理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而分猷贊理之任實於爾諸大臣是賴為大臣者必須視國事如家事方可謂之公忠不負朕股肱心膂之寄如爾等自理家務或一飲一食或製

一衣裘或造一器皿必商酌盡善措置得宜斷無漫然為之聽其錯悞不適於用之理至於教導家人約束奴僕其分别優劣賞罰寛嚴之間悉皆公當不涉偏私蓋不如是則家務不能整飭爾等亦斷無率意而行之事而獨至辦理公事之時類多茍且塞責漫不經心或隨衆畫題畫行而於其中之原委曲折茫然不知或心知其不可而瞻顧不肯直言以為非我一人之事不如隨班逐隊以免是非至於接待屬員如同僚友平時不辨

別其是非不督責其過失及至甄別之際又復瞻徇情面曲直不分種種陋習皆部院大臣所不能免求其視國事如家事者有幾人哉古人云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言人臣既以身許國即當置家事於不問也今縱不能如古人之體國奉公忘私忘家亦安可視國事家事截然分為兩途而輕重踈密其相去若是之遠哉庸臣具臣之習切宜深戒朕日以良臣名臣之道期望爾等大臣爾等慎勿菲薄自待重負朕期望之心至於諸臣存

心之誠偽朕觀其陳奏之言觀其辦理之事即可洞悉其隱微或改變初心或屏除舊習朕一見無不知之不可不自勉也夫人臣之弊莫大於迎合上意此朕所深惡而日加訓誡者朕欲大小臣工俱為好官爾等若欲迎合朕意何不即以勉為好官為迎合之首務則朕之心慰爾等亦無負於朕矣

二十日奉

上諭積善由刑部司官朕加恩擢至江西按察使准其具

摺奏事伊自應勉竭忠誠凡有所見據實奏聞乃自到任以後諸凡事務一槩隱匿並不陳奏伊果庸愚懦弱不能特立獨行值邁柱到任之時亦當將地方事務一一告知同心協辦以報朕格外擢用之恩乃反袒護裴䋲度等徇庇屬員邀結黨與揑造無稽之談誣參邁柱實為深負朕恩邁柱到任以來不避嫌怨為地方生民計實心効力天下共知伊縱不竭誠協助邁柱辦理又何忍誣陷邁柱此等行事是何肺腸與誰商議聽誰指

使積善向為刑部司官塞爾圖若非黨與何故將如此
不肖之人保舉伊所条邁柱奏摺朕硃批諭旨著富寧
安查郎阿會同刑部堂官閱看訊問積善務將始末緣
由審出積善實供則已若不實供即嚴加刑訊

又

諭大學士等

皇祖妣

皇妣外家俱有世襲公爵

孝誠仁皇后外家之公爵因常泰獲罪奉

皇考諭旨革退而比時未令承襲者

皇考或有深意存焉今可著常海之子倫布承襲再原任都

統賴塔當三逆變亂時伊統兵征勦克復雲南功績懋

著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備悉其詳因伊身有過犯其功過適足以

相抵是以未封公爵給以阿思哈尼哈番在國法實為

允當且當日之不優封賴塔者欲使立功之人咸知儆

惕收斂不可恃功驕肆妄為今事歷多年後人已知鑒
戒奉法著將賴塔追封為一等公令伊孫博禮屯承襲
以示朕眷念舊臣之至意

又河南總督田文鏡奏進瑞穀奉

上諭朕前降旨嘉奬田文鏡特加尚書銜授為總督今歲
河南通省地方各種收成俱十分豐稔所産瑞穀至十
有五穗之多實伊忠誠任事之感名愈見朕加恩之公
當矣

二十一日户部奏京通十三倉倒塌滲漏應賠應修之處交倉場侍郎岳爾岱劉於義查明分派托時陳守創等名下勒追奉

上諭此事交與岳爾岱稽查實屬繁擾著將伊等應賠修理倒塌滲漏倉廒所用之錢糧及霉爛米石二項逐一查清分為四分令其賠補托時陳守創各令賠補一分其受交代之監督内已過六個月者則與前任監督無涉令現今離任之監督賠補一分著落殷式訓賠補一

分其接受交代已經兩個月以至五個月者將前任監督與現今離任之監督各令賠補一分若接受交代一個月者則與現今離任監督無涉應令前任監督賠補一分仍著落殷式訓賠補一分

又福建總督高其倬參奏興化府知府卞永嘉等虧空倉穀奉

上諭高其倬雖將虧空各員題參然屬官感其從前之護庇自仍頌其寬厚感德諒其出於不得已也但高其倬

聞朕遣官清查將到閩省始急行參奏身雖謝罪奈天下人之觀聽何豈不赧顏䟽內又將雍正二年詳報實貯之處委於黃國材雖云黃國材失察於前何以毛文銓到任二年並不參奏從來大小官員任內錢糧案件一經交代即係後任之責與前官無干毛文銓既已為黃國材擔承多年朕又何必苛求黃國材著楊文乾查審之時凡有干涉黃國材之處俱於毛文銓名下究問追賠

二十四日刑部等衙門奏原任鎮沅土府刁瀚充淫貪劣擬絞監候奉

上諭疏内所稱將刁瀚家口遷住省城之處朕思伊之家口若仍留本省管束太嚴則伊等不得其所若令踈放恐又復生事犯法刁瀚之家口著遷往江寧省城令該督酌量安頓務令得所凡有改土爲流之土司其遷移何處及如何量給房産俾得存養之處著九卿酌量該土司所犯罪案分别詳議具奏

二十六日江南總督范時繹叅奏巡察給事中博濟勒索驛站規禮奉

上諭博濟著革職其勒索餽送及挾制調停等情著何天培陳時夏嚴審定擬具奏凡被博濟勒索之地方官員著伊等將餽送之處一一據實自行出首免其議處倘隱匿不言將來一經審出則與博濟一同治罪范時繹據實叅奏不徇情面甚屬可嘉若封疆大臣事事皆肯如此則不肖無恥之輩共知儆戒於吏治甚有裨益

又河南總督田文鏡題參確山縣知縣周知非玩廢

不職奉

上諭田文鏡之待屬員悉秉公心並無刻待科目中人之意而科目出身之員往往被其參劾此皆本人之自取蓋其意以為棄此一官而使田文鏡受刻待科甲之名可以洩其怨憤故有意玩忽事務廢弛政令以為被參不過罷官而止即如李紱謝濟世汪誠等且不惜身家性命以讒害田文鏡此其明徵也今周知非係進士出

身之員又以玩廢不職被劾此等劣員因私怨田文鏡
而使國家之事廢弛不理可乎此風斷不可長著將周
知非革職拏問此本内所叅驛路墩鋪等項不行修理
之處俱著周知非修理完固後奏聞釋放回籍倘仍前
怠玩著田文鏡奏聞從重治罪嗣後豫省科目出身之
員被田文鏡題叅者若有欵蹟則照例審擬其以廢弛
不職題叅者著該部將情由奏聞請旨俾科目出身之
員因結黨怨望上司而廢弛公事者知所儆戒

二十七日工部奏庫貯絲紬缺欠令司員賠補奉

上諭此項絲紬向無專管人員以致短少損壞若槩令司官賠補未免枉濫以前短少損壞絲紬著盡行寬免凡工部應辦事件俱與內務府相關務須協同辦理如內監經手之處工部司官不能進內辦理即著內務府總管查看其交收物件務須一一清楚即如用過絲紬若交收之時有短缺汚損者便可不收其未交者若不照數交還即行指名題參嗣後凡一應辦用物件俱照此

例各處經管之員皆有專責自能留心查察不致有虧短之弊至現在絲紬其有短缺汚損者一一記檔或可染色變價爾等酌量行之至所奏嗣後庫貯物件派出司官專管專收交代清楚毋得少有虧缺等語依議

又八旗都統引

見各副佐領奉

上諭八旗人員乃國家根本所關甚重養育教誨不可少懈佐領者乃統轄一佐領之人俾佐領下人等皆不失

生計不染惡俗養之教之使趨於善莫要於佐領爾等
理宜為國家宣力正已率物教育所轄佐領下人佐領
内有原管佐領有世管佐領有公中佐領原管佐領乃
太祖
太宗時爾等之祖或率所部來歸編為佐領令其管理者有
之或戰陣有功賞賜人口編為佐領令其管理者亦有
之是雖爾等原管之佐領然佐領下人同是滿洲其中
亦有從爾等之祖宣力國家得授世職之人之子孫爾

等理宜骨肉視之使之成就若自以為原管佐領將佐領下人視同奴隷而陵賤之殊屬非理爾等若倚勢作威心懷私刻行不公平違朕保赤之念豈惟國法不容亦敗汝祖宗勤勞所立之基業矣世管佐領亦因爾等之祖曾宣力國家或人材可用善於管轄故令其管理佐領遂世世相傳以至於爾等之身爾等理宜將佐領下人愛惜訓誨勉盡厥職為國家成就人材念爾祖之勤勞以永保累世所管之佐領也再管公中佐領之人

特以其能理佐領之事能教佐領下人是以揀選令其管理益宜將佐領下人教育約束俾趨於善爾佐領等果抒誠心為國家効力正以持身視佐領下人如同手足誘掖訓導誠切肫篤則佐領下人無不成就佐領內事無不辦理矣夫佐領之管佐領下人無異州縣之於百姓如州縣所轄地方或百里有餘或幾二百里戶口人民不下數萬徵糧斷訟事件繁多然猶可為地方興利除弊懲惡勸善俾庶民各遂其生以佐領視州縣誠

為甚易一佐領下滿洲多不及二百人少或七八十人計户不過四五十家世為同里孰守分節儉孰越理奢侈孰孝弟勤學孰妄亂生事諒無有不知者也管佐領之人誠於佐領内之善者奬勸優待薦舉以鼓勵之則善者益樂為善衆人亦皆鼓舞興起勉於為善矣其劣者亦宜視如子弟開導訓誡初教之不改再則斥辱之誠如此愛惜而訓誨之雖係下愚亦必中心省悟謂此反復教誨之者凡以為我也其必悔前非而趨於善矣

倘有賦性頑劣雖行教誨怙終不悛者即申詳參領都統等懲戒之或送部治罪以警衆人如此則佐領下頑梗之徒感懼而不敢為非矣管轄人者不能免於人之怨巳但當於佐領下奢侈者訓使節儉懶惰者免使勤公將頑梗之徒毫不徇縱即有一二無知之人初時未免抱憾久而自悟其所以如此者特以造就伊等俾得遂其生計之故自然漸知感戴矣今佐領內或有不肖之人自恃身為佐領凌虐佐領下人不論是非恣意妄

行其或昏懦之輩託為愿人將佐領事盡諉之驍騎校

任其所為其或怠惰之人將應行教諭佐領下人之處

並不身親其事視為具文但屬之領催轉相傳示其或

貪鄙之輩不知愛惜佐領下人反貪小利而朘刻之則

佐領下人何由心服何由成就是以朕令特令每佐領

設副佐領一員協同佐領辦事和衷共濟將佐領下人

教育約束庶幾於事有益倘副佐領日無佐領不問事

理肆行無忌亦屬不合如有此等之人該佐領即申詳

都統若佐領與佐領下人結黨目無副佐領朦朧作弊副佐領亦即申詳都統不可彼此瞻徇情面爾等將朕訓旨謹識於心佐領副佐領凡佐領下事務從公辦理一意和同惟理是求各抒誠心將佐領下人教育約束禁止妄亂賭博酗酒之徒毋使干法亂紀嚴飭怠惰之人使之勤力奉公勸諭奢侈之輩使之崇尚儉樸安分遂生勉習文武之業副朕樂育八旗人材之至意俾凡係佐領下人皆得以成就風俗淳美於以綿子孫無疆

之福澤而我朝億萬斯年久安長治之宏規朕可保其無替矣爾等各宜勉旃

二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湖廣近江濱湖之州縣如咸寧蒲圻數處平時易於被水者今歲又畧被水特頒諭旨將今歲錢糧全行蠲免沔陽潛江監利一州二縣及屯坐此州縣之衛所亦皆屬低窪之地與咸寧等處大畧相同著照咸寧等處之例將今歲錢糧全免其有已經完納者准抵算

明年錢糧之數朕因軫念楚省窮民已發帑銀二萬兩令該督撫加意賑恤此銀倘有不敷查湖北現有買穀備用之銀六萬兩著即將此項銀兩動支於應用之州縣分給賑恤務令均沾實惠

二十九日奉

上諭提督廣東學政給事中楊爾德謹慎老成今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為軫惻伊旅柩回籍時著該地方督撫酌量照看再伊家有七旬老母著行文浙江巡撫李衛亦

留意照看

又戶部等衙門奏涿州知州鄭錫爵等自首冒銷老婦銀兩應令署總督宜兆熊等保題到日再議奏

上諭若該署督果行保題即准結案不必再議此項恩賞內各省冒銷之銀甚多朕令其自首免罪乃屬殊恩該督撫自應確實查奏倘州縣官不據實數首出畧舉一二以塞責而暗中仍有隱匿者經朕察出將本官嚴加治罪該管上司一併嚴加議處

三十日吏部議奏太常寺少卿吴隆元奏事不敬應革職奉

上諭吴隆元為人居心甚屬不端向因隆科多年羮堯在朕前力薦是以擢用然薦舉雖由伊等而擢用出自朕恩乃吴隆元並無感恩效力之誠凡陳奏保舉俱逞其私詐且觀其相貌狼顧與查嗣庭相類至於科甲黨護惡習經朕屢次訓諭諸臣無不心悅誠服惟吴隆元毫無領受悅服之意此乃黨護科甲之渠魁也若但將伊

革職伊轉得安閒自便著革職仍在原任効力行走倘再不悛改定行從重治罪

又刑部等衙門奏盜犯顧了頭等斬決奉

上諭顧了頭黃三聖俱著即處斬黃三聖已經行劫二次此案內又復窩盜分贓兇惡已極而陳時夏以為情有可原擬以發遣甚屬疎縱前張楷將確實强盜數人改擬寛釋又如今歲秋審招冊內署甘肅廵撫鍾保將因姦殺死親夫案內奸夫樊先成擬為緩決其夫既遭慘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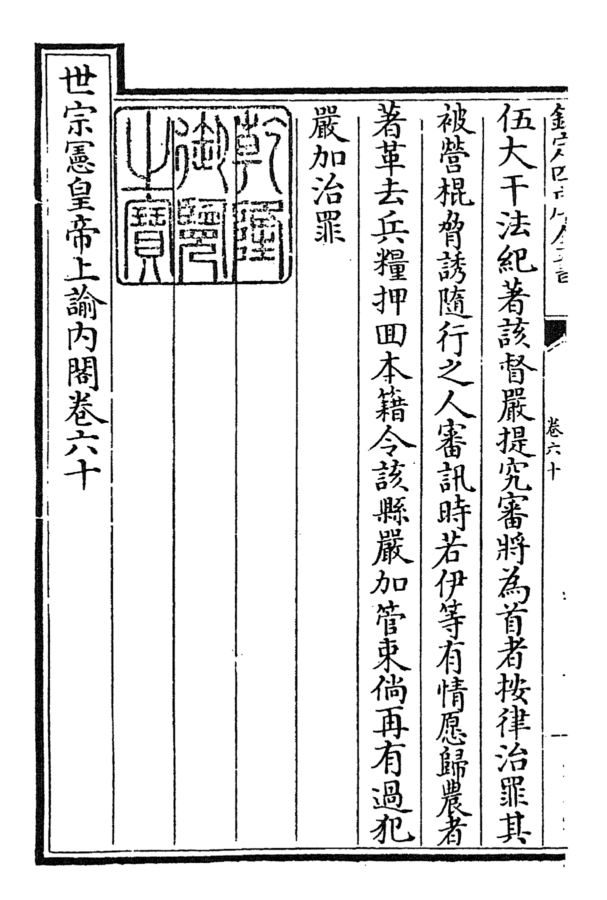
婦又被極刑皆因樊先成而起今當秋審之期此人尚可緩決乎又福建巡撫毛文銓將賭博殺死人命之邱奇章擬以緩決邱奇章設局誘賭又復毒毆斃人性命兇惡若此尚可緩決乎書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刑罰之設乃帝王代天出治除暴安良之要務而庸鄙無識之流惑於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之諺語以為曲全一人便可得美名而獲厚福殊不知其人無罪而蹈顛危果能救之則為陰隲倘係犯罪應死之人而故

意寬縱是為枉法殃民豈不干天地之和而造子孫之
孽乎如國家之設倉積穀乃水旱緩急之所賴百姓性
命之所關而徇情邀譽之上司一任屬員之浸漁而不
問以致顆粒無存倉廩空虛一時需用無所資藉而嗷
嗷待哺之民已成溝中之瘠是為民父母而使千百善
良之人死於其手此等罪孽上通於
天今乃於此處不加儆戒恐懼以贖愆尤而欲曲活行兇劫
奪之盜犯以求邀福於冥冥之中安有不遭天譴者乎

古聖人所云罪疑惟輕者亦必其中本有可疑之處然後酌量從輕未聞於無可疑之中而枉法寛貸以沽長厚之名也夫政寛則民慢因而犯法者愈多是不能息事而轉以生事不能愛人而轉以害人故子產云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此一定之理也朕覽秋審緩決人犯中亦有情罪可惡者或因彼時正法之人已多故從緩決並非一次緩決之後便永不正法也若內外辦理諸臣以為一次既寛便不

當正法則與綏決二字之意不符陳時夏毛文銓鍾保
身任封疆不能秉公持正而枉法故縱是何意見著明
白回奏
又廣東總督孔毓珣題參南雄協副將李建功苦累
兵丁奉
上諭李建功到任未幾若言因操演苦累兵丁如何可令
解任李建功不必解任但不便仍留原任著該督酌量
調補別營副將兵丁葉肯堂等不服操演擅敢辭糧離

伍大干法紀著該督嚴提究審將為首者按律治罪其被營棍脅誘隨行之人審訊時若伊等有情愿歸農者著革去兵糧押回本籍令該縣嚴加管束倘再有過犯嚴加治罪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張謨

謄錄舉人臣馮薹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

雍正五年九月

上諭二十九道

初二日奉

上諭民生日用所需制錢最為切要朕特為便民起見屢頒諭旨嚴禁銷燬制錢並令京城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黃銅器皿三品以下官員及兵民人等

不得私用此朕欲期錢文豐裕為小民易於資生非朕有所需用也已曾諄切詳諭不啻再三自曉然於天下矣京城現今奉行錢價已覺稍平乃近聞各處督撫駐劄之省城銅器店内仍用黄銅鑄造者甚多此明係各省督撫奉朕諭旨之後不曾實力奉行只以告示曉諭虛文掩飾而已朕時時切諭内外諸臣若朕所頒諭旨有不便於民之處即當據實敷陳請弛其禁斷不可陽奉隂違有失為政之體各省督撫等寧不聞之乎且朕

向因錢局鼓鑄日增而錢文日見短少即灼然知有銷燬制錢鑄造銅器之弊嗣於京城内果屢次拏獲銷燬制錢之奸民而欽差官員至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為器者與朕所料若合符契則黄銅器皿必當嚴禁明矣省會乃督撫駐節之區耳目最近政令易行非若遠鄉僻壤之難於稽察也若果實心遵奉甚屬易事朕為制錢籌畫宵旰焦勞各省地方官辦運銅斤亦甚費經營跋涉之苦然後官局得以鼓鑄錢文以資百姓之用夫

以鑄錢如此之難而奸棍貪財射利竟將已成之錢復行銷燬蠹國害民孰大於此故禁用黃銅者所以杜燬錢之源也乃督撫畏一二犯法貪利工商之怨望背朕旨而輕民計是何心也今特再加訓誡各省督撫務宜實力奉行朕令人於各省查訪倘仍前疎忽定將督撫嚴加處分至於黃銅器皿亦非人生必不可缺之物鐵錫瓦木可以代銅器者甚多朕前諭旨甚明况交官仍得價值又何樂而不為但從前曾斟酌三品以上許用

黃銅器皿令猶覺濫用者多嗣後惟一品官員之家器
皿許用黃銅餘著通行禁止如有藏匿私用不肯交官
者槩以違禁論中外臣民其知朕意毋忽

初三日奉

上諭據岳鍾琪奏川省米船往往夾帶私鹽及違禁之物而
不肖官吏又復借端需索應照淮安之例酌量稽察榷
稅等語查湖廣等數省向來買運川省米石今若照岳
鍾琪所奏將來販運米石不致阻滯否著九卿會議具

奏

又奏

上諭福建汀州府同知李暲看來人明白可用是以用為江南太平府知府今因伊同知任內捏報實貯倉糧一案被參革職查伊捏報情由係知府張無咎逼勒李暲已自行檢舉情有可原太平府知府著吏部不必開缺張無咎李暲之案現交楊文乾等查審著行文與楊文乾等若李暲任內只此一案其中無甚情弊則於審結

之後令其赴太平府新任倘伊另有虧空不清之項著楊文乾等奏聞請旨再行開缺

又工部議奏革職同知李世彥等分賠工銀奉

上諭河工追賠之項其中情由不一有該員侵蝕入已者有修築草率本不堅固易致衝決應當賠修者有當潰決之時該員預知例當賠修而以少報多先留地步者甚至有故意損壞工程以便興修開銷者種種積弊不可枚舉皆屬法難寬宥但亦有經手之員本無情弊而

照例則應分賠者在該員則情稍可原而承追之時無力全完亦於國帑無益朕意欲開恩稍為變通其如何酌量分别定例方為妥協之處著九卿詳議具奏此本内朱家口工程因從前並未題估是以該部駁查隨經河道總督將經手人員即派令分賠果否情理允協而於錢糧無虧之處著一併議奏

初五日奉

上諭前胡嘉佩等虧欠帑銀開出朝鮮國人賒欠銀六萬

餘兩以抵公項朕恐胡嘉佩等開報不實或有累及外國之處故令行文詢問並令內地貿易之人與朝鮮賒欠之人在中江地方質對明白使中外之人不得互相推諉以息擾累今據盛京禮部奏呈朝鮮國王李昑咨文朕見其詞甚支離意多巧飾據此則該國之人欠銀之處顯然矣本應照議政所議令中外之人質對明白按數追還朕思當日朝鮮已故國王李焞才幹優長政令嚴肅深蒙

聖祖仁皇帝眷注嘉奬李焞曾將伊國負欠之人正法想見其辦事之公明向聞李昑柔懦無能權移於下覯此咨文推托牽强之語必其陪臣所為非該國王口氣益因不得自主之所致似此清查積欠之事該國王必不能辦理今若以不能辦理之事委之甚非朕柔遠之意此案不必質對其朝鮮國人應還之銀著從寬免追此朕加恩於外藩並非踈法於內地也至從前該國王李焞理民馭下之善朕至今思之

初七日署廣西巡撫甘汝來等條奏廣西土司事宜

奉

上諭甘汝來李紱等所條奏廣西事宜識見淺陋更多迂謬不可行之事即如督撫同屬封疆大臣各土司受其管轄事均一體其文移事件各省定例或由巡撫會同總督或由總督會同巡撫因地制宜必有深意若為巡撫者果能公正廉明恵威兼著土司豈有但畏總督不畏巡撫之理而甘汝來等闇於大體乃以主稿之先後

駐劄之遠近為辭至有土司不畏巡撫並不畏總督等語淺陋已極又如土民習俗為非多屬漢奸引誘今甘汝來等奏令各土司敦請師儒設立義學勢必延漢人為師而漢人中讀書自好者未必肯為土民之師將來桀黠無賴之徒畧識數字借名為師益得肆其煽惑貽患滋深甘汝來條奏中欲申禁漢奸以免刁唆而所言如此豈不自相矛盾乎況土民愚蠢性成惟在地方官約束嚴明使知畏咸戴德庶可收革面革心之效乃欲

以三字經千字文之類謂可使之明義理而消兇惡亦
迂濶之甚矣疏内又云請嚴懲渠魁以儆諸蠻凡係犯
法之人必誅首惡此又何待甘汝來等之條陳乎廣西
土司事宜鄂爾泰韓良輔現在會同料理若有應行事
件伊等自斟酌陳奏並未令甘汝來等條陳土司之事
而疏内妄稱仰塞詔旨甚屬不合著將此本擲還
初十日營田水利府条奏定州知州程恂等違悮工
程奉

上諭朕為直隷地方興修田畝水利以厚民生特令王大
臣等經理其事該地方有司自應休戚相關視同一體
畿輔密邇京師朕時加訪問如保定府知府李正茂前
在知縣任内時正值大水之際伊防護隄工殫心竭力
實為盡職之賢員朕已加恩擢用其有阻撓公事及玩
忽工程者於國法斷難寛貸此所參程恂駱為香俱著
革職在營田水利工程効力行走程恂荒廢未開之田
畝著仍交與程恂營治倘明年再有遲悞定行從重治

罪徐穀瑞因見隄工危險遂推諉規避將地方之事視為膜外著交部察議具奏又據欽差大臣常明奏稱寶坻縣最係低窪之地平時易於被水知縣吳槃實心辦事將上年特發帑金新修之隄岸加意保護晝夜巡視是以隄岸完固而地方不受水患甚屬可嘉著將吳槃陞授山西大同府知府常明又稱玉田縣知縣魏德茂專務虛名而諸事怠玩防守工程亦甚廢弛魏德茂著革職

又大學士張廷玉工部尚書黄國材等遵

旨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條奏請定事主捏報盜案處分

等欵奉

上諭弭盜安民乃為治之首務但緝盜之例最難於斟酌盡善行之無弊如立法稍嚴似可防盜犯漏網之虞杜地方官諱匿不報之患然上司督責州縣州縣督責捕役按期處分勒限責比過於迫切人多顧恤考成巧圖脫卸勢必有誣陷寃濫之事如立法稍寬似可詳籌緝

捕免累無辜然又恐州縣視同膜外漫不經心捕役玩法養奸盜風愈熾此緝盜設法之難也至於失事之家往往亦有張大其詞者或以少為多或以竊為强甚至扳害平人洩其私憤挾制官長任意肆行此又報盜之弊也以上種種情形朕皆知之甚悉時時籌畫而未得盡善之道今覽田文鏡奏摺其言甚為明晰且現在豫省地方有全無影響而捏報被盜者有別因事故而託稱盜案者有以竊為强欲快其挾制之私者有以口角

微嫌遂報被盜欲逞其刁誣之計者此皆現在鑒鑿可據之事既有如此惡習法當嚴加禁止但恐若嚴揑報被盜之處分刁詐者固知斂跡恐謹良者必至不敢報盜矣朕實難之夫為民害者莫甚於盜則為治者莫切於弭盜弭盜之法貴乎至公至平確當不易寬嚴輕重之間皆須斟酌得宜無絲毫偏陂之處則盜犯不能漏網平民不致拖累官吏皆盡緝盜之責而不敢任意輕重以失實事主得申被盜之苦而不敢借端生事以滋

擾如此匪類方知儆懼而良民悉得寧居於吏治民生乃有裨益爾等可會同九卿科道及部曹內曾經外任年久者悉心酌議務期妥協併將田文鏡摺奏事宜詳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凡縣令改授教職者因其不勝牧民之任例當罷斥朕念其讀書攻苦選授一官不忍遽令廢棄是以俾居師儒之席以展其所學此朕格外之恩也況教官有化

導士子之責較理民之任關係尤重伊等應當殫心竭
力以盡職守倘因攺授之故志氣隳頹奉職怠忽著各
省巡撫學政查參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朕因直隸湖廣州縣數處近江臨河平時易於被水
者今歲又經滂溢故降特旨將錢糧全行蠲免此乃軫
念水鄉之民施恩格外而他處聞知遂生冀倖之意如
固原地方六月偶遇氷雹而鍾保遂張大其事揑詞具

奏續據路振揚摺奏前來始知暫時驟雨帶有氷雹夏苗並未傷損秋禾發生茂盛今覽鍾保本章亦自稱勘不成災似此虛假衆所共見朕因人情如此是以聞江南浙江近水之地亦有數處被水未曾加以格外之恩然軫念窮民朕懷殷切著江南總督范時繹動用庫銀二萬兩於上下兩江應用之處散賑著浙江巡撫李衛動用庫銀一萬兩於應用之處散賑務選賢員辦理令窮民均沾實惠儻有餘剩銀兩著該督撫奏聞

又吏部奏署理甘肅巡撫鍾保奏報水災不實照例議處奉

上諭鍾保由司官之職朕加恩擢用至布政使伊到任以來專務虛名並不實心辦事上年詳辦兵糧一案將國家錢糧市恩邀譽今年秋審又將因姦殺死親夫之重犯擬以緩決刑罰顛倒莫此為甚見者無不駭異至於摺奏錯誤乖張之處不可枚舉一味柔軟沽名鍾保著革職以為人臣負恩溺職者之戒並非因其悮報災傷將伊罷斥也

又兵部議奏旗人毀打米厰案内失察各官照例議
處奉
上諭本内議將城守營千總李勇革職據常賚咨稱該千
總駐劄外城應免失察處分因奉部文嚴切只得勉遵
開送等語而兵部遂將李勇議以革職夫以不應議處
之員而常賚見部文嚴切遂爾開報且稱只得勉遵甚
屬不合兵部既强駁於前又復定議於後亦甚不合李
勇著免革職常賚與兵部官員俱交部察議具奏

十三日禮部議駁署廣西廵撫甘汝來奏請鎮安土府設學奉

上諭甘汝來由部屬用為府道旋陞廣西臬司又超擢廣西廵撫伊自應感戴朕恩力圖報効乃聽從李紱之指使一味沽取虛名並不實心為國家辦理政務上年調取來京時朕切加訓誨伊在朕前力認痛改舊習情詞懇切嗣因泗城土府一案韓良輔前往雲南與鄂爾泰會商彼時署理廣西廵撫印務不得其人朕意甘汝來

在粤年久諸事熟習是以令伊前往乃伊到彼仍聽李紱之指使全不改悔前非其奏摺敷陳之言多有悖謬昨與李紱合詞條陳土司事件甚屬支離此本内所請鎮安土府設學一事並非目前苗疆急務而甘汝來趂其署印之時星速爲之若刻不可緩者蓋其心急於沽名市惠惟恐爲人所奪取也此等識見卑鄙之甚甘汝來所請設學一事不准行著俟韓良輔任事後斟酌具奏又甘汝來謝恩本内有荷蒙皇上曲賜寬容之語前

日楊名時奏摺內有蒙皇上使過之仁字樣夫人君秉持國法悉本公心以行直道曲則不直不直則不公矣而甘汝來所謂曲賜寛容者果感恩之語乎抑必有用意乎凡人立身當改已之過帝王為治當戒人之過若以使過為美事則是縱容臣下之愆尤而轉加以任用似此行之必為世道人心之害安得謂之仁乎此等疵謬之語本非聖賢之訓大約後世權謀術數之流藉以掩飾其詐偽而巧猾之人又以此貌為頌揚而隱含譏

刺豈臣子對君之義乎甘汝來謝恩本著擲還前韓良
輔告假送伊母櫬回籍朕允其請令甘汝來仍署廣西
廵撫事務今看甘汝來不宜久署廵撫之事著即回京
廵撫事務仍交韓良輔管理俟楊文乾回廣東後著阿
克敦前往廣西署理廣西廵撫印務韓良輔方起身回
籍

十四日奉

上諭據鄂爾泰摺奏雍正二年雲南提督郝玉麟帶兵由

中旬前進察木多時各兵曾借餉銀五萬七千二百四
十餘兩雍正四年撤兵之時原議作三年扣還今已扣
除本年夏秋二季銀七千一百一十兩其餘尚有四萬
三千兩若照三年扣還之議兵丁畧覺艱難請寬作六
年扣還等語當日兵丁前往察木多時未免起身匆忙
馬駝之屬畧覺多費朕心軫念原欲將借支餉銀全行
豁免以示恩恤因一時未暇降旨今覽鄂爾泰所奏著
將應扣銀四萬三千兩悉行豁免其已扣之七千餘兩

仍照數賞給兵丁使伊等食用寬裕以副朕愛養兵丁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聖人之道為人臣者過闕必趨而於家庭父母之前亦有趨庭之禮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葢因敬謹之念素存於中故舉動威儀之閒自無怠忽非勉强於臨時也前者大朝之時有漢司官二人於班聯之中大失禮節朕降嚴旨欲重治二人之罪嗣後衆人皆知儆

惕不蹈前轍因而寛釋至於引見之時往往漢官有在朕前高視濶步舉動不恭者又聞各部堂司官辦理公事滿司見滿堂則屈一膝應對而漢司之對堂官則或立或蹲一任其意同一堂司何以滿漢之禮互異即科道滿漢禮節亦不相同況漢司官陞遷方為府道道府之見督撫卑躬屈節竟有違例穿著朝服匍匐跪道備極奴顔以為恭敬惟恐以簡畧獲罪者夫督撫品級既不及部院堂官而司官品級則又卑於道府何以為京

官則傲慢不恭而為外吏則謙抑過度是伊等不知爵位之尊卑而但論權勢之輕重也且漢官之妄自尊大者大約由於科目出身之人牽制於老師門生年家長輩幼輩之陋習有不便之處是以將禮節相沿漸至簡畧因而彼此相習成風不知其非豈可以國家之體統而徇科目之私情乎伊等若以師生年誼有私情不便之處何不引迴避之例以遂其素願耶司官不敬堂官相沿日久視為固然平日不知禮儀是以至朕前亦不

能約束身心每露草率不恭自蹈失儀之叅處也如昨日御史韓瑛於朕御門時捧持本章竟不恭敬高舉今已被叅現在部議又如原任侍郎陳守創年羮堯曾奏其粗率無禮狀同畜類一日在諸王大臣會議之處曳衣露足見者無不哂笑從來滿洲風俗尊君親上出乎至誠事事不敢越禮而漢人不知儆儆何也前代人主見臣下失禮之處往往不肯明言者葢欲默識於中以覘衆人存心敬肆之真實此亦自有深意若朕則不然

朕以誨人不倦為心故有一見聞即明白指示欲其醒悟悛改不忍聽其暗昧終身大凡為司官而不敬堂官者其人必無上進之志此自畫之輩也獨不思目前雖為司官焉知將來不至堂官之位耶輕人者人亦輕之此往復必然之理何迷而不察乎滿漢司官之禮自應畫一如何酌定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

諭户部向來山西虧空甚多國帑久虛不能彌補歷任撫

臣每請將虧空人員革職留任彌補不但毫無益於國帑此等劣員轉將虧空為護符無所不為民生實受其害諾岷涖任後將虧空人員盡行叅革酌定以公完公之法將州縣之火耗重者嚴行裁汰酌中量留耗羨抵補無著之虧空不使累及民間而官員亦免承追不力之叅罰又恐官員無以養廉復酌撥以為日用之資凡地方公務所需亦皆取給於此上不誤公下不累民此實通權達變盡善至公之良策也然諾岷初行此事之

時通省屬員深為怨望致犯衆怒遠近譁然甚至劉燦特疏題叅欲阻撓其事比時朕即降旨以為目前事勢諾岷不得不如此辦理然此事亦惟如諾岷其人者方能行之耳諾岷在任二年潔已奉公將山西數十年未清之積案經理年餘即漸漸就緒伊都立接任不過坐享其成耳伊都立柔懦無能且好務虚名因循瞻顧從前諾岷之未及清理者伊都立接任後未能清理一事如高成齡今日之奏請追變原籍家産并催追分賠借

欠定以限期一本當諾岷在任之時高成齡不得已協力相助上緊辦理及伊都立接任高成齡得遂初心弋取長厚之名茍且怠忽贊成伊都立之廢弛今見年歲已久舊案不能楚結又經朕數次嚴諭始行条奏請定承追之限獨不思數年以來藏匿者藏匿矣花費者花費矣弊端種種清理愈難高成齡何不陳奏於從前而乃遲至於今日乎此案應如何追完之處俟石麟到任後與高成齡悉心定議具奏如不能清釐則伊都立高成

齡不能辭代賠之責也伊都立曾奏稱地方虧空彌補全完之後應將耗羨解充公帑他省亦屢有如此陳奏之人朕皆嚴切訓飭之葢耗羨者出產於地方即小民之膏脂也以地方之出產完本地之虧項所謂以公完公官民均有裨益若虧空既完無可彌補則此項耗羨原出於本省官民者應仍歸於本地之官民豈有將此收入公帑之理況向來地方公務皆科派閭閻百姓深受其累較重耗受害更甚若遇潔已奉公之督撫將此

項酌撥預備地方公務之用實為官民兩便他省亦有將州縣之耗羨提解十分中之二三以備公用者亦以地方公務之用若不為之預先計畫則一時需費仍至累及小民也該地方大吏應念此項雖充公用實民力之所輸將百凡撙節愛惜不使妄費遇有應用之事而後動用方為節用愛人之道乃近來督撫藩司等多以此項既已捐之於公取攜甚便任意支用如此則較之收受節禮更為輿便非諾岷提解火耗之初心矣如湖

北藩司黃焜開單呈奏其中李成龍法敏鄭任鑰等動支於前而憲德傅敏王克莊等效法於後其所動用之處多係已身用度及酬應交情儀文讌會並無關係地方官民之事即如差人進京齎送奏摺所用路費甚覺浮多直省督撫朕諒伊等多費皆賜以養廉之項令其足用只可於此中備辦私用何得動支耗羨之公項耶朕若不行曉諭恐衆人視為固然不知檢束而遇應用之際又若無資故將黃焜奏單發與九卿閱看議奏伊

都立將應得之養廉銀二萬兩奏請歸公而乃動用耗羨轉浮於此數傅敏亦將規禮養廉銀六千兩奏聞交貯司庫而所用之耗羨亦更浮多舍此取彼不知是何意見非務名粉飾巧詐之為而何若朕將耗羨准請歸公而督撫等將耗羨濫取私用則是當日存留公用之意私而不公矣無怪乎鄙見之人嘵嘵有詞也昨田文鏡奏稱河南固始縣東關官河一道地勢窪下七月間驟雨水漲東岸長興集西岸站馬集二處被水浸注民

房倒塌漂没人口幸而水退甚速禾稼無恙並不成災
無庸題請蠲免其被水人民已將司庫存貯耗羡之銀
動撥令道員確查散賑加意撫恤等語如田文鏡之辦
理此事乃以地方之耗羡為地方之公用百姓得霑恩
惠而耗羡之存留誠為有益不負當日存留之意可以
為諸臣之法則大凡地方小有水旱之事勘不成災於
例不應題本者該督撫當就近酌量料理並具摺奏聞
務令朕得知地方情形無絲毫隱匿方不負封疆大臣

之任田文鏡將固始臨河鄉村被水之處奏聞甚是此處河道或有應修濬以除水患者著田文鏡商酌辦理朕聞今年駱馬湖曾經決口順和集地方已被水淹而總河齊蘇勒巡撫陳時夏俱未奏聞其有無潰決之處著齊蘇勒陳時夏據實明白回奏

十六日雲貴總督鄂爾泰條奏江南三江水利事宜

奉

上諭覽鄂爾泰所奏江南水道事宜甚屬周詳但摺內有

越職陳奏字樣凡內外大臣越職辦事固為不可至若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雖非己身職任之事既有見聞即當據實入告方合公忠體國之義此乃盡職非越職也如孔毓珣經過鳳陽地方即以水利情形奏聞朕甚嘉之鄂爾泰所奏著發與范時繹陳時夏齊蘇勒陳世倌鄂禮就近詳加相度悉心妥議具奏

十七日署廣東總督阿克敦条奏肇高雷廉道王士俊隱匿羨餘稅銀應革職究審奉

上諭向來各處稅銀為地方官隱匿私用者相沿已久乃通省之小弊朕已有旨令各自行檢舉免究已往況王士俊係才能出衆之員今阿克敦所參亦係羨餘銀兩並非國帑正項及科派贓私可比若因此遂將賢員罷斥朕實不忍阿克敦甚不體恤殊非大臣為國家愛惜人才之意此本著發還王士俊不必革職此案亦不必究問

十八日山東巡撫塞楞額奏東平州安山湖清出官

地請給無地之民葢房居住奉

上諭塞楞額但奏稱無地之民准其在隄旁葢屋居住捕魚為業並未計及窮民葢屋製船之費應如何酌量賞助況地方現有耗羨備用銀兩不於此等愛養百姓之處支給更於何事動用塞楞額所奏甚屬踈漏著另議具奏

二十三日

諭各省督撫藩臬朕宵旰勤勞時以教養萬民為念是以

所頒諭旨皆正德厚生之要務實切於民生日用者又恐愚民一時未必即能醒悟於是諄諄訓誡至再至三總期四海之廣遐陬僻壤之衆家喻户曉深知朕視民如子之心自然感發天良遵道遵路以成移風易俗之治朕心何等殷切豈各省地方大吏尚不知之乎乃聞向來諭旨頒至各省者不過省會之地一出告示而已州縣各處並未遍傳至於鄉村莊堡偏僻之區則更無從知之矣朕以愛育黎庶化導人心至誠至切之苦衷

屢頒諭旨而地方大吏竟視為虛文故事怠忽因循若此尚得謂之不負簡任不愧職掌乎又如禁止黃銅器皿者所以杜銷燬制錢之弊使錢文充裕以便民用也禁止賭博者所以戒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禁宰耕牛者所以重稼穡之資念農夫力田之助也朕為百姓籌畫者委曲周詳無微不到而地方官員並不實力奉行聞省會之地黃銅器皿市賣如故郡縣之間種種賭具亦市賣如故有司不行禁約上司置

若罔聞是朕為百姓籌畫之至意百姓並未曉然於心無怪乎習而不改迷而不悟也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凡禁約之事較他省為難今京城内外市賣銅器及羣聚賭博者俱已禁止豈外省轉不能行乎此等事可以一時禁止實有益而無害而地方大吏所急宜遵行者他如清查保甲積貯社倉之類行之必以其漸地方始無紛擾若驟然舉行而迫之以官法奸胥猾吏將借端為非轉為小民之累今觀地方大吏於應當從容辦理

之事則急切為之而於一時可以禁止之事實有益而無害者則悠悠忽忽漫不經心豈非緩急失宜先後不得其序耶且各處之情形不同而屬員之才力亦不一為上司者於寬嚴緩急之間又當詳審酌量而出之不然則寬有寬之弊嚴有嚴之弊是皆不可不察也至於邪教妖言大有關於人心風俗該地方官一有所聞即當留心根究庶可以消奸宄而安良善所謂防微杜漸也昨山西李恒榮及近日澤州妖言誘人之案即是榜

㨾倘地方有此等之事下司隱匿不報或上司知之又欲化有事為無事勢必致奸究漏網匪黨無所忌憚附和者愈衆則將來株連者愈多是本欲息事而轉致多事故不如懲治之於早也各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勉之毋忽爾等可將朕諭㫖録出寄與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刑名關係民命刑部事務較吏部户部尤為緊要吏部誤用一人不過以應得官之人畧早用幾日而已户

部之誤在於錢糧一經知覺便可改正至於刑部之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朕於刑名更加慎重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有輕重之等無一非天理之當然故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必須至公至平乃為欽承天道若以應斬之人而寬以絞罪便是逆天必獲譴責稍寬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朕為人君尚不可寬嚴稍失其平況人臣居法司之任者乎凡

有案件始之以聽斷繼之以研訊定之以律例若稍有不公不平之處則情罪之輕重不得其宜而用法之寛嚴皆失其當矣當寛而嚴固為罪孽當嚴而寛孽亦如之稂莠不除無以植嘉禾司刑名者姑息養奸則小人無所懲戒必不能改惡以從善此所謂婦人之仁其害豈淺小哉故刑法者使人遷善遠罪所以輔教化者也舜之勉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夫持

法之平可以成協中之化則刑名不誠重哉居法司之任者不但重罪不可疎忽即輕罪亦當詳慎務操其至公至平之心而時凜天監在茲之懼使用法之寛嚴悉當情罪之輕重允孚則不愧明允之司而可以成無刑之治矣

二十五日吏部等衙門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條奏嚴禁紳衿苛虐佃户奉

上諭本内但議佃主苛虐佃户之罪倘有奸頑佃户拖欠

租課欺慢田主者亦當議及則立法方得其平著再議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奏曾越打死伊兄曾煥擬斬監候奉

上諭曾越因曾君慶趕打情急拾取石塊向擲誤傷曾煥且為首毆打曾煥之曾國泰與最後下手之吳子俱經病故是應抵之犯已傷二命今又將曾越擬斬似屬可憫著九卿議奏

又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饑民入川請開招民事例

奉

上諭岳鍾琪奏稱四川地方外省人民挈家遠來者甚多皆稱係上年湖廣廣東江西廣西等省逃荒之人朕甚訝之去歲湖廣省內止有近江濱湖州縣數處被水廣東省內則圍基之地易於被淹此二省並非甚歉之歲江西廣西之地亦並未題報成災今逃荒人民遠赴四川者如此之衆其中湖廣廣東兩省尤多朕心深為憫惻此皆本省大小官員平日全未撫綏以致百姓失所

顯然可見身為司牧而於地方民瘼漠不經心尚何以
靦顏任職乎如果歉收即當設法撫恤况各省皆有耗
羡備用銀兩即當以此為賑恤貧民之用何得坐視百
姓之窘迫不加賑恤而令其逃往他省乎今據岳鍾琪
奏請設法安插令其開墾以為生計此實安輯貧民之
急務其牛具籽種口糧等項之費不必另開事例現今
有營田水利捐納銀兩敷餘之項存貯在京著於此内
酌撥解川應用但此等遠來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

游手無賴之徒不行稽查必轉為良民之擾且恐既開
招徠之端愚民無知但圖目前之利必至輕去其鄉亦
非所以愛之也且地方官吏坐視百姓之遠徙異鄉而
不知軫念斷不可不加懲戒著岳鍾琪會同巡撫憲德
行令四川州縣將雍正四年秋冬以後各省入川人户
逐一稽查姓名籍貫如果係窮民則暫令酌量安插再
備造細册咨查原籍令原籍州縣造册回覆後將伊等
留川令其開墾至所用牛種口糧銀兩目前將公項給

發即著落本籍之州縣官照數補還如此則游惰之民不致混冒而地方官亦知所儆戒共以愛養百姓為務可杜流移之患於將來矣其咨查本籍之時如有實係本地人户而該管州縣推諉欺瞞希圖卸責者并著該督撫即行糸奏重治其罪其如何辦理方為妥協之處著九卿速議具奏

又署廣西廵撫韓良輔糸奏臨桂縣知縣楊詢朋怠忽耕耤典禮奉

上諭朕令各省通行耕耤之禮為民祈穀關係最為重大守土官員自應敬謹奉行乃臨桂縣知縣楊詢朋於大典初行之時即如此怠忽甚屬可惡著革職將該縣耤田即交與楊詢朋管理十年耤田一切應用之錢糧俱著伊辦理若十年內並不怠玩違誤著該督撫查核奏明倘再有怠玩違誤之處即嚴加治罪嗣後各省管理耤田官員有怠玩者俱照此例行

二十六日戶部議奏原任四川巡撫塞爾圖侵蝕舖

司銀兩法敏等並不查叅請於隱匿關稅案內從重歸結奏

上諭朕諄諄以臣下結黨為戒法敏仍復怙惡不悛與塞爾圖朋比作奸肆行欺罔其罪較隱匿關稅重大多矣此本内稱於彼案從重歸結部議不是著將此歸入刑部案内議罪具奏

二十七日九卿議覆閩浙總督高其倬覆奏臺灣民人不許携帶家口一案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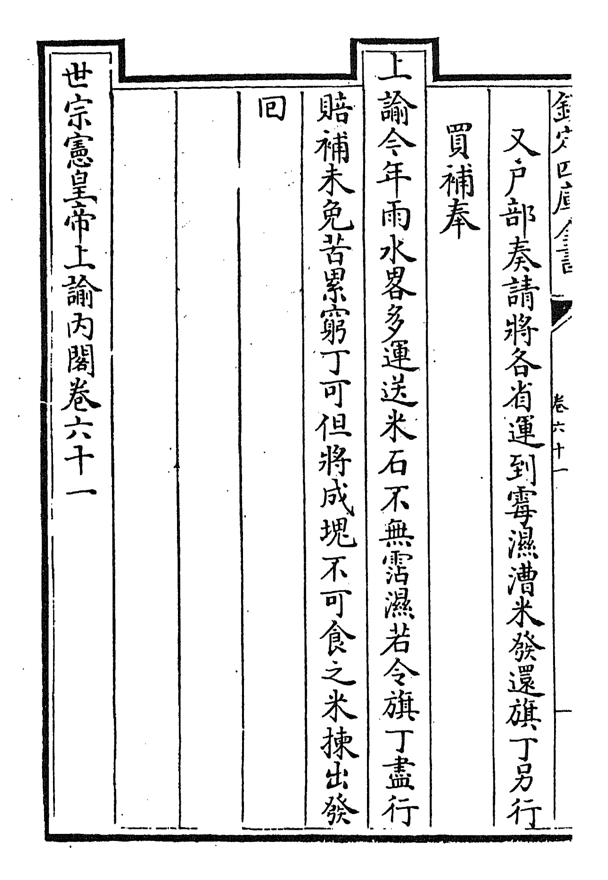
上諭九卿所議甚是臺灣民人携帶家口一事應行與否歷來衆論不一朕令高其倬到閩後詳慎酌量定議具奏今高其倬本内奏稱若令全不搬移固非長策若一槩搬移亦非長策等語是高其倬亦胸無定見而為此游移遷就之詞古人云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變制著仍照舊例行待朕再加酌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八旗一應獲罪人犯俱送刑部監禁監内人多氣味

穢惡一感時氣多成災病旗人與民人不同民人犯法完結之日即田原籍無所用處若旗人罪案完結之後仍供各項差役並非棄置不用之人也所以治其罪者特欲其知所懲戒以改不肖之行耳乃旗人一罹罪戾則成廢人殊覺可惜況監内災病既多而其中所拘禁者又皆惡亂奸險之重罪人犯將旗人與民人一處拘禁豈有善言相告不但不能悛改祇益習於為惡而已甚無益也著將八旗現審之罪人及審明情實之死罪

人犯照常在刑部監禁外其審結定罪人等緩決人等候審人等及虧空官銀監追人等八旗各於該處將入官房屋修築高牆分為三所重犯一處輕犯一處犯婦一處如此分别監禁既可減災病亦無擾亂等事包衣佐領下人等亦照此施行宗室覺羅等於宗人府拘禁如此似為允當著管理旗務王大臣會同內務府總管將此事可否施行及如何修造高牆看守等處詳議具
奏



又戶部奏請將各省運到霉濕漕米發還旗丁另行
買補奉
上諭今年雨水畧多運送米石不無霑濕若令旗丁盡行
賠補未免苦累窮丁可但將成塊不可食之米揀出發
回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一